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治絲愈芬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對黃旻華先生的評論之回應□

A Reply to Huang's Comment

doi:10.30390/ISC.200011_39(11).0005

問題與研究, 39(11), 2000

Issues & Studies, 39(11), 2000

作者/Author：莫大華(Da-Hua Mo)

頁數/Page：95-10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0/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11_39\(11\).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11_39(1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治絲愈婪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對黃旻華先生的評論之回應——

莫大華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黃文對於個人論文的誤解，源自黃文主觀地認定建構主義只有Wendt一家別無分號，也未能理解建構主義的哲學背景以及建構主義在其他學科的影響，其次，對於建構主義的內部差異或是學者對建構主義的分類，未能理解這皆是依學者分類基準與研究旨趣而來。建構主義本身「絕對」不是一種知識論的絕對主義，它是歡迎更多的討論。

* * *

黃旻華先生的文章——(以下簡稱黃文)對個人「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以下簡稱本文)①一文提出諸多指正，黃文在第叁節中相當詳細地論述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但它仍執意在有關建構主義「更細膩方式為之」的分類，並特別用第肆節就Wendt的科學實存論哲學基礎提出更詳細的論述，由於這大篇幅論述Wendt的社會建構論，無關本文的研究旨趣，亦非對本文進行評論，也就無法提出回應。

一、建構主義的分類

或許誠如黃文在結論中引 Onuf 的話所言，不要談定義與分類。但有一點卻仍是必須要確定的是，什麼是「建構主義」？為避免定義所產生的困擾，或許用另一種說法，什麼是「建構主義」的特質？什麼特質使「建構主義」成為「建構主義」呢？從中抽離出建構主義的特質，讓讀者知道什麼是建構主義。如同 Brian Frederking 抽離出三項建構主義的特質或主張；②或是 Stefano Guzzini 尋求建構主義內部的理論一致

註①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9期，民國八十八年九月，頁93~109。

註② Brian Frederking,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0), pp. 12~15.

性。③在黃文的論述中，除了對本文將後實證主義學者納入建構主義有異議外，似乎文中出現的學者被稱為建構主義學者應是無庸置疑。

黃文認為「分類僅是最基本的入門工作」，個人倒是認為先告訴讀者什麼是建構主義才是重要的，否則讀者怎會知道一個新「學術時尚」？遑論要在黃文所主張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系絡下理解呢？似乎黃先生執意爭論「分類」，特別是在建構主義學者各自本體論差異的分類。

國際關係理論本身就是分歧的，但學者為研究論述便利，不免予以歸類。就以 Stephen M. Walt 認為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理論其中主要的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④在近幾年的國際關係理論論述中，學者多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合稱為理性主義，而對應於建構主義，以此兩分法的方式論述。^⑤

以建構主義的分類而言，就還有許多學者的分類。以 Wendt 為例，他先是指出建構主義有兩類現代論者的建構主義與後現代論者的建構主義；^⑥後來又指出三類流派，現代論者後現代論者和女性主義論者的建構主義，^⑦他本人則屬於現代論者的建構主義。^⑧他也對強調「理念一路到底」（ideas all the way down）的建構主義稱之為激進的建構主義，並在論述中相對出所謂稀薄的（thin）建構主義與厚實的（thick）建構主義，即是強調理念的厚薄程度。^⑨

二、建構主義與第三次大辯論及科學實存論

個人也非常同意這是值得探討的議題，但黃先生此項指正，仍是忘記本文的研究目的，他似乎未見到本文不在論述建構主義的本體論與知識論，有關科學哲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科學哲學）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幾次大辯論的問題，自然就未探討有關此類問題。建構主義學者也有不同意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作為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Kratochwil 就認為 Wendt 是在建立新正統，他批駁 Wendt 的科學實存論觀點，並認

註③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00), pp. 147~182.

註④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p. 29~39.

註⑤ 例如 Jeffer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4 (Dec. 1997), pp. 473~495;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⑥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3~394.

註⑦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3~39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4.

註⑧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7.

註⑨ *Ibid.*, pp. 1~2, 81, 131, 132, 136.

為科學實存論與建構主義之間是失敗的婚姻。^⑩

三、後實證主義學者

至於「後實證主義」學者的問題，個人的觀點是，若將國際關係學者分成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兩派，當然建構主義是屬於後實證主義；但若是分成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兩派時，後實證主義就得歸於建構主義一派了。Robert Jackson和Georg Sorensen則把建構主義納入後實證主義的旗下，旗下盟友有批判理論、後現代論、規範性理論。^⑪ Steve Smith則將「非實證論」的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規範性理論、批判理論、歷史社會學）歸類為反思主義，而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辯論歸類為理性主義內的辯論。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隔閡，希望以建構主義作為橋樑、中間道路，以呈現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綜合。^⑫可見如何歸併理論派別，不過是學者「建構」出來的罷了。

個人並不是主張所有的「後實證主義」（不論是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實主義、乃至規範性理論），都可以進入「建構主義」的大家庭。例如David Campbell就認為其本身的後結構論觀點，是不同於建構主義。^⑬這是要看此大門是怎麼開的？是誰開的大門？黃文以Wendt的「科學實存論」建構主義「阻擋」了後實證主義學者進入建構主義的大門，這些學者可不可以不走Wendt的路進來呢？若以Onuf的定義：建構主義是研究任何社會關係的方法，^⑭這個門路就更寬了。但黃文這樣的觀點，正是其質疑本文將不同起源的「建構主義」學者歸為一類稱為「建構主義」，難道「建構主義」只有Wendt一家了。就像Kratochwil質疑Wendt是不是正在建構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新正統？^⑮更重要的是，我想Wendt絕不會說只有我的建構主義才是建構主義。同樣地，把Robert Cox引進門，也不會減損或誤解他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貢獻與地位。Bill McSweeney就指出Cox的著作對建構主義的影響。^⑯

註⑩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Vol. 29, No. 1 (2000), pp. 73~101

註⑪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2~243.

註⑫ Steve Smith,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3~188.

註⑬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Rev.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 217~227, 287.

註⑭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 58.

註⑮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Vol. 29, No. 1 (2000), pp. 73~101.

註⑯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6~113.

四、有關「釐清」之說明

第一項，有關引用 Robert Keohane 的一九九八年就職國際研究協會主席的演說一文說，建構主義也稱反思主義。黃文若能更深刻地去理解 Keohane 一文的涵義，就能理解 Keohane 在文中是將當時國際關係（制度）理論學者區分為理性主義論者與反思主義論者，後者強調「人類反思」（human reflection）。^{①⑦}本文指涉的是建構主義在此點上是可歸類於反思主義，或許「也稱」兩個字造成誤解，黃先生似乎誤解本文在此的意思，絕無指出反思主義是單指建構主義，但絕非黃文所稱的反思主義和建構主義是不同的概念。

第二、四、六與七項，有關建構主義的起源與來源，必須要再度說明本文指涉的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建構主義本身是結構語言學、後現代政治理論、批判理論、文化與媒體研究、文學評論，以及其他學科或領域混合而成的產物。^{①⑧}其實在數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及科技理論等等學科，都有論述建構主義。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一詞是來自一九一〇年代的蘇聯藝術家用來說明他們的新藝術活動，後來此活動影響到歐美地區的藝術發展。^{①⑨}雖然各學科在建構主義含意已非蘇聯藝術活動所指涉的意含，但此詞的運用已是跨學科領域了。但主要仍是以知識論的觀點，說明人類意識、認知與理念在知識獲得過程中的影響與角色，它認為人類知識並不能反映一個客觀的本體論實體，而是在建構一個由人們意識、認知與理念相互作用而成的社會世界或經驗。

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學者，都是從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引介而來，黃文誤解本文是要「從國關延伸到社會科學哲學領域」。Guzzini 對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起源，有段相當詳述的說明。^{①⑩}Onuf 也指出用建構主義一詞是與蘇聯藝術活動有關，但他主要是把它視為是一種哲學立場。^{①⑪}Ronen Palan 也指出建構主義在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的相關著作，^{①⑫}黃文提到 Guzzini 的「雙重詮釋」觀點，應該讀過此文而清楚建構主義的起源了。就可以發現建構主義在社會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影響，就會知道建構主義是一種哲學觀點。

本文指稱 Onuf 是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的奠定者，黃先生質疑個人引述 Ruggie

註①⑦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 382.

註①⑧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96.

註①⑨ George Rickey, *Constructivism: Origins and Evolution* (New York: G. Braziller, 1995).

註①⑩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50~155.

註①⑪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pp. 36~37.

註①⑫ Ronen Palan, "Evaluating the Constructivism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2000), pp. 575~598.

的看法，那就引述 Wendt 的話吧。²³這裡所要表明的是 Onuf 引「建構主義」一詞進入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而已，個人只是認為誰引進的問題，在此問題上，Onuf 同意不同意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一點也不重要，更非黃文所稱的矛盾。

個人引 Mearsheimer 觀點，認為他們是批判理論學派（Critical School），在這樣的標籤下，管你是廣義或狹義、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你就是這一派的，因為都有源自批判理論的觀點。

第三項，本人並未主張「建構主義是一個從哲學開始，貫穿方法論一直到理論層次，特別是國關理論的一致性社會科學巨型理論」。個人不會主張任何一位理論學者或是學派，其理論或思想能在哲學基礎上，構成完整「首尾一貫的巨型理論」。後人只是企圖藉由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區分而去理解或檢證，甚至虛擬他理論或思想的「一致性」或「矛盾性」。即使如此，他仍然可以否定別人對他理論在哲學基礎的定位或定調。即使是 Wendt 本人也改變其原來想法，而認為建構主義不是一個國際政治理論。²⁴其實，建構主義只是世界的另類本體論、重述，它不主張去解釋事物之理，也無意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導理論，它沒有既定的意識形態立場。²⁵

五、其 他

個人並未如黃文所言受到 Ruggie 的不少影響，個人只是指出他的分類。至於黃先生對於 Ruggie 分類目的的說明，個人並不同意。黃先生若能詳細閱讀其文，就能理解 Ruggie 是引 Mark Neufield 一九九三年的論文，要說明建構主義（Neufield 原指詮釋論者）陣營內部的爭辯，跟其受到實證論者批評是一樣充滿活力（vigorous）。他以 Campbell 對他及 Wendt 的評論作為例子說明這樣的情況，而非黃文所指出的情形。

個人要再次澄清，本文不在論述本體論，遂並不在意 Onuf 和 Wendt 是不是同源的、同一派的建構主義學者，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建構主義學者。本文無意去探討建構主義學者內部的哲學差異性，因為這根本不是個人撰寫本文的目的。

個人並不同意黃文在第貳節所說：「近年來建構主義學者在歐美學界已經不能在以『少數』稱之」或「這些學者在八〇年代並不自稱為『建構主義』」。因為當「建構主義」成為「學術時尚」時，學者無須自稱，只要運用此「學術時尚」於個案研究中，就已經透露出他是時尚的一份子。甚至，可以追溯說原來不是建構主義的學者，說他是建構主義學者。Palan 就引 Hans J. Morgenthau 的一段文字，說 Morgenthau 是建構主義者，當然他知道這是有問題的。那為什麼 Morgenthau 後來沒有成為純正的建構主義學者？這是因為理論與人類歷史之間的差距。²⁶同時，為彰顯本「學術時尚」是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更可以說蘇格拉底與康德是建構主義者。另外，在八〇年

註²³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

註²⁴ Ibid., p. 7.

註²⁵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 xii.

註²⁶ Ronen Palan, "Evaluating the Constructivism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588.

代，建構主義尚未成爲學術風尚時，甚至連名字都沒聽過，這些學者怎麼自稱建構主義學者呢？當時強調理念在國際關係或外交政策的學者，你說他是不是呢？^②

黃文對本文最大的爭論是倒底這些建構主義學者夠不夠建構主義？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建構主義學者，只是從不同的角度而有強弱程度之差異。或許就發生 Guzzini 所稱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與「重複性」(redundancy)的現象。^③黃文從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上，認爲建構主義內部的差異性應重於相同性，這點我也非常同意，但指本文「誤解」建構主義，則有失妥當。

* * *

(收件：89年12月18日，修正：90年1月12日，接受：90年2月8日)

註^② 有關此方面的論述，參閱 Mark Laffey and Jutta Weldes, "Beyond Belief: Ideas and Symbolic Technologie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June 1997), pp. 193~237.

註^③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8.

A Reply to Huang's Comment

Ta-hua Mo

Abstract

Mr. Huang has misunderstood and misinterpreted my views as well as those of some other scholars which I cited. Huang's comments are focused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constructivism. What is constructivism? Agreeing on a clear definition is difficult, yet scholars agree upon characteristics or tenets to describe this phenomenon. Meanwhile, the typology of constructivism is based on the scholar's research purpose. I am against any absoluteness, even Wendt's; he is not and should not be the flag bearer of orthodox constructivism.

